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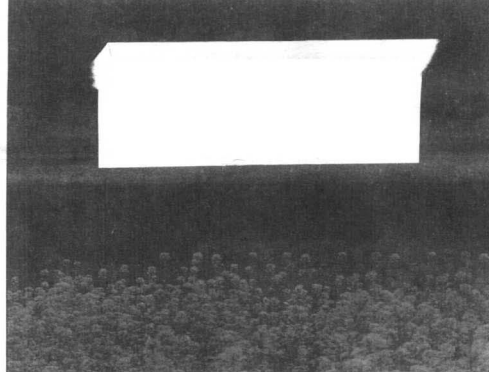


华 夏 书 香 丛 书

周越然 著

言 / 言 / 斋 / 书 / 话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 夏 书 香 丛 书

言 / 言 / 斋 / 书 / 话

周越然 著
谭华军 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SBY15/03

图书代号:ZH122800

华夏书香丛书

言言斋书话

周越然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4 字数 254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613-1853-7/I·172

定 价:14.50 元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账号: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

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 5233753

华夏书香丛书

学术顾问 杜 渐 姜德明 钟叔河
伍 杰 倪墨炎

主 编 蔡玉洗 徐 雁
编 委 (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长恭	王余光	王稼句
孔祥东	刘绪源	李春林
李高信	张志强	陈子善
范笑我	梁刚建	赵允芳
姚伯岳	钱 军	徐雁平
黄成勇	董宁文	程三国
薛 冰		

总体策划 徐 雁

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

苏东坡当年在给一位朋友论读书的信中说过：“书富如海，百货皆有。”在如此汗牛充栋，包罗万有的图籍面前，读书人只有“不厌百回读”并“熟读深思”方能进入其堂奥，领略其精微。他更举了孔子为例道：“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

中华民族的先贤，于图书的推重和珍爱之情，实在是史不绝书。

基于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的构想，我们于1997年春天开始策划这套《华夏书香丛书》。我们有志于通过若干部专题图书，以图文并茂的生动活泼的形式，来深入解析源远流长的中华书文化史，来贴近现代读者的阅读兴趣，来培养读者爱书的情怀，来增益他们对图书的爱好，从而把自己陶冶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读书人，进而以优良的心态和教养，满怀自信地去参与21世纪的激烈竞争。

《华夏书香丛书》，荟萃了一批老中青三代学者和专家的读书随笔和书话小品。尽管他们经历不同且业有专攻，但他们对于书的炽热情感和精到的思考，将通过这一篇篇朴实无华、言之有物、大异于高头讲章的灵动文字，一一传达给读者，并引起读者的

共鸣和思考。

时下,书话丛书在国内已出版了多种,一种既出,皆好评如潮,这是令人欣慰的。我们倒是相信,虽然商潮汹涌,但受几千年华夏书香浸淫的读书种子毕竟绵延不绝!在这种令读书人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的《华夏书香丛书》能够加入以弘扬中华书文化为职志的大潮,同襄斯盛并推波助澜,我们是引以为幸,引以为荣的。我们也惟愿这套丛书能够成为我们与书友之间的桥梁,从而以书会友,以友弘文,共同构建我们理想之中的“书迷天地”与“书香乐园”。

言言斋及其藏书主人周越然

徐 雁

说起周越然(1885—1962),现在知道他的人已经不多了。实际上,他是本世纪前叶生活在上海的著名编译家和藏书家。周氏原名之彦,笔名洲亚等,系南社社友。其藏书室名“言言斋”,是因为他素喜收藏小说及词话类图书,而“说”和“词”均属“言”部,故叠用其意称“言言斋”。

“言言斋”位于上海闸北天通庵路三省里一幢他自造的西式二层楼房中,根据他自己在《六十回忆》(上海太平书局 1944 年 12 月初版)中对此的追忆可知:

言言斋在闸北宝山路西,宝通路北之天通庵路转角。屋之面积约五十方丈,坐北朝南,前有花园,后有菜园,左右植树,全地占二亩半,以竹篱与邻家及马路为界。

言言斋之屋共分三进,均有楼房。第一、第二进上下各为六间。两进相接者,左右厢房也,中间则一长方形之天井。第三进楼房四间,楼下三间,有正方形之楼梯间与第二进相连。楼梯间在左首,右首为长方形之小天井。第一进

另有楼梯间，在厢房与正屋之间。

言言斋第一、二进楼下左边两大室与其厢房及楼上第一进三室，皆作储藏书籍之用。中籍均置于箱内，西籍均装入橱中，……（《六十回忆·言言斋》）

周氏系浙江吴兴人，其祖父岷帆，有《螟巢日记》；父亲镜芙，清季进士，曾官吏部，有政声。据周越然自己回忆说，“余家素多藏书，明刊清本，幼时已能辨别；不常见而不能认识者，宋槧元刊也。”（《六十回忆·言言斋》）因而从十一二岁起就喜爱书籍，“于诵读左氏传之暇，常常偷看家藏之木刻本《英语注解》”（《六十回忆·先教后学》），并对英国语文发生兴趣，“我就开始购买西书；老家中富多国籍，所以无意添加”，于是便托人从上海捎带所需要的图书，积至一小橱，成为周越然最初的一批藏书，辛亥前在一个江南小镇的学校里被人窃走不少。1911年，他任教于安徽高等学校时，暑假留存于校舍中的300册图书，又被学生窃走（《六十回忆·购买西书的回忆》）。

1915年起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至1932年止，编译《生命与书籍》、《书与观念》、《文学片面观》、《英美文学要略》、《莎士比亚》以及各类学习英语的教科书和参考书籍30余种。1918年所编《英语模范读本》成书后，为各校所采用，销数广大，达到100多万部，成为当年最畅销的“华人自编之外国语读物”，故所得版税极多。乃醉心于藏书，先后得到宋、元、明版和中外秘籍甚多，据说他所收藏的《金瓶梅》版本，竟多至十数种。他于1916年左右开始购求古书，至1931年间，已收藏包括名家稿本、元明孤本在内的中文图书约3000种，160余箱；西文图书约5000册，16橱，据说绝版书和稀见版本以及珍贵版本当在100多种（《六十回忆·文房三宝》）。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时在2月上中旬，周氏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言言斋”不幸在2月上中旬的战火中

被焚毁，于是藏书尽矣。所以，《上海近代藏书记事诗·周越然》中说：“藏书曾记言言斋，厄运来时战火埋。文字飘零谁为拾，一编聊以见庄谐。”

先前当清末吴兴甬宋楼藏书散出之后、东渡之前，周氏有幸得其8种，内有宋纂图互注《南华真经》、稿本《吴兴蚕书》、明初本《管子》、吴钞《疑狱集》、丁钞《栲栳山人诗集》等等。其明人写本宋岳珂《愧郈录》15卷，为祁氏澹生堂藏书，有澹翁手跋及毛子晋、季沧苇、朱锡等印记。其所藏在《续镜花缘》40回稿本，其作者为华琴珊，别署“醉花生”，斋名竹风梧月轩，外间知之者甚少。另有缪荃孙的稿本《云自在堪随笔》。据说，就是在“八·一三”之战事初起时，上海多有藏书之家以书易米，周氏于街头巷尾遇有可保存者，辄设法购下，如清内府旧钞剧本6种、《鼎峙春秋》（内存剧本多种，为世间孤本）、明刊《清明集》以及稿本小说、名钞手依丁氏八千卷楼藏本影写本等。

“一·二八”事变以后，“惜书如命”的周越然藏书之癖不改，累年所得亦不在少数。抗战后期的1943年，他被推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汪精卫伪政府所派遣之代表团副团长，彼辞而未许。后世往往据此称其“出任伪职”，而为之惋惜。据说，戴季陶曾从他学英文，有师生之谊，戴任考试院院长，曾聘请他，遭拒绝。周越然先生待人极谦恭，青年晚辈，亦尊称之为“兄”。他酒量很宏，能饮黄酒五六斤或啤酒十二瓶，一说抗战胜利后去世，时在1946年。有子贤珉、祉民。但也有异说，如沪上周劭（黎庵）老先生1996年2月6日在答我咨询时说：

越然先生与我为忘年交，他长我19岁，故尊之为“越老”。但相交时间不长，仅1942年至1945三四年间为文友暨书友。他的知名为藏书及英语，至于一般杂作，则难入一流作家之林。其人嗜酒，酒德极好，从不酗酒，故所说可饮六斤则未确，

二三斤还不致醉。在《晶报》所写短文，皆黄色文字，但人品极规矩，夫人小脚，他从不二色。

我于解放初曾于公交车上相见一次，已憔悴至甚。询其何去，云到吴淞商舰学校教书，以后即未再见，亦不知其何时逝世。

1932年后，曾以笔名“洲亚”、“走火”为《晶报》撰写“游戏小品”。周越然卒后，所遗藏书为其子辈散售而尽，流落在上海、北京等地。其藏书印记有“周越然”、“言言斋善本图书”、“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其《书书书》、《版本与书籍》等，自述藏书经历、版刻源流，文字朴实，饶有艺文趣味。当代台湾藏书家吴兴文先生在台北《联合报》1991年8月14日发表《书痴闲话》一文，其中谈到：“十多年前，在台北《春秋》杂志读到转载30年代上海藏书名家周越然《书书书》一篇谈《金瓶梅》版本的文章……。”所作《六十回忆》，除本篇已经提及的外，还有《书人书事》、《我与商务印书馆》、《我的康有为》、《伍廷芳》、《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小难不死》等等。其散篇见于《中华日报》、《学灯》、《太白》及上海沦陷时的《风雨谈》、《天地》、《文友》、《小说月报》、《新文学》等。

1996年9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将周越然先生的《书书书》和《六十回忆》，重排出版，近24万字。编者取姜德明先生在《余时书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中的《言言斋谈书》为该书“代后记”，略云：

现代藏书家中，喜欢写书话的，其中有一位言言斋的主人周越然。他长期生活在上海，30年代初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担任过英文科长，因编辑《英语模范读本》、《英文造句法》等工具书而闻名，同时也给出版家带来不小的利润。他熟悉海上书林掌故，喜欢收藏线装古版书及英文版本。又有

人说,在他的藏书中有不少中外文学的禁书,如明版《金瓶梅》等。在他写的书话里,果然有《西洋的性书与淫书》、《外国〈金瓶梅〉》等类似的题目,证明外界传言之不假。

关于读书的书。他先后出版了两本,一种是《书书书》,1944年5月上海中华日报社出版;一种是《版本与书籍》,1945年8月上海知行出版社出版。前者收书话40篇,作者在《自序》里说,书名原拟以《××读书志》为题,“后见其中所包含者,‘闲’书过多,‘正’书过少,未免太偏,故改用今名”。书中有谈孤本词曲小说者,也不乏谈版本及访书经验的篇章。后者收书话26篇,其中有《稀见小说五十种》、《稀见译本小说》等,又有《书能治病》、《古书的研究》、《中市过去的西书店摊》、《民卅一的书荒》等。他在本书《自序》里,大谈藏善本书可以“增价”之道,稍嫌过分,以他大量收藏性书和撰写的书话内容来说,有的格调不高,这与他同时代的藏书家相比未免大为失色。

读1934年版《大漠诗人集》,顾佛影有《赠周越然》一题,可以作为周氏的一则藏书纪事诗来读,今录如下

教书常为天下诗,
著书乐煞天下儿。
买书买尽宋元版,
读书穷探沧瀛奇。
湖州老少年,
风度何翩翩。
不爱做官做名士,
香花饮酒浑闲事。

“著书乐煞天下儿”,当指周氏编撰英文教科书事。

只是《六十回忆》中原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篇，系作者谈1913年在安徽安庆城内与陈独秀同为房客时的一段交往旧事，当年陈独秀尚未北上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和主办《新青年》杂志，作者在文末认为，陈氏“少怀大志，从事革命，精于文学，嗜谈哲理——他是吾国近代畸人之一”。该文对于研究早期陈独秀的思想行迹不为无补，可能是因为周氏笔下“语涉违碍”，《书与回忆》的编者才在合编时，将此文抽去了。

此次重编的《言言斋书话》，将旧版《书书书》、《版本与书籍》（上海知行出版社1935年8月初版）和《六十回忆》中有关书人书事的文章，以及设法查找到的发表在旧杂志上的多篇集外文字，分类编辑，以见昔日言言斋藏书风貌和周越然书话文字的风致。其中周氏散刊于旧杂志上、来不及结集的文字相信还有，希望知见的朋友能够及时相告，以便重印时增入。

（1997年7月27日）

目 录

总序 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	(1)
代序 言言斋及其藏书主人周越然	徐雁 (1)

余之购书经验	(1)
购买西书的回忆	(8)
言言斋	(14)
书·书·书(日记选录)	(20)
幸运	(27)
战中之书	(31)
民卅一的书荒	(34)
古书的研究	(39)
书谈	(46)
清乾嘉间东南第一藏书家	(69)
黄氏五跋	(75)
《沅波舫近稿》	(81)
鲍抄《宝峰集》	(84)
《敏求机要》	(88)
南宋残余	(91)
王跋袁藏	(96)
“吴兴三绝”	(99)
上海两志	(101)

《方輿胜略》·····	(106)
《高丽图经》·····	(109)
书能治病·····	(112)
《凝道记》·····	(116)
《太上感应篇》·····	(119)
“四游记”·····	(122)
《贞观小断》·····	(125)
《明皇十七事》·····	(128)
《五代史补》·····	(133)
《遗山乐府》·····	(136)
《草堂诗余》·····	(140)
吴抄林集·····	(144)
袁集版本考·····	(147)
《李氏焚书》·····	(149)
《山木居士集》·····	(152)
“牛郎织女”·····	(154)
《觴政》·····	(157)
古滑稽文汇·····	(160)
古之判语·····	(164)
《信谏录》·····	(168)
“举人进士”·····	(172)
大统历与时宪书·····	(176)
济公·····	(182)
《红楼梦》的版本和传说·····	(186)
《鹤林玉露》·····	(191)
《居事集》·····	(193)
《西厢记》研究·····	(196)
《西厢》与《琵琶》·····	(203)
《翡翠园》·····	(207)
谈《上林春》·····	(211)
《中山诗话》·····	(215)

《剿闯》小说·····	(219)
“鸦片”小说·····	(224)
金花记·····	(228)
《中东大战演义》·····	(232)
稀见小说五十种·····	(236)
孤本小说十种·····	(241)
《野叟曝言》·····	(246)
比丘尼艳史·····	(251)
《青楼韵语》·····	(257)
《霓裳续谱》·····	(261)
瓶 说·····	(267)
《续金瓶梅》·····	(273)
稀见译本小说·····	(276)
编译之味·····	(280)
《模范》小史·····	(285)
我与商务·····	(293)
“商编”·····	(298)
申市过去的西书店摊·····	(305)

余之购书经验

本篇言余之购书经验，其间有得意者，亦有受气者，有先扮瘟生而后得实益者，亦有明知被骗而隐不告人者。简言之，20年来，时时购书，日日购书，所得经验固多，但奇离古怪者层出不穷。余之老练，余之谨慎，终不能敌书估之刁顽，终不能防书估之虚伪也。

“书估”者，售书人也，恶名也，另有美名曰“书友”。黄荃圃题识中两名并用，但有辨别。得意时呼以美名，爱之也；失意之时，则以恶名称之，贱之也。本篇通用“书估”，以括全体，无尊之之意，亦无恨之之心。篇中有骗书、骗钱、打骂顾客、旧书“典当”等等故事，想阅众皆未之前闻也。

余初购古书，尚在民初小花园古书流通处时代。精写本或明末刊本，每册之价不过1元；铅字本或洋装本，因不入时，又非古书，全不上场。是时来青阁与博古斋似已成立，皆在福州路。但向之购书者，为数寥寥无几，因民初学者，注重新书，厌见古籍，情愿以《皇清经解》正续两编，换取《平民政治》上下二册也。后来流通处取消，中国书店成立，购古书者，日见增加。再后来新文运主张改用白话文，而求获古籍以作研究者愈多。

至民国20年左右，明初小字本、清初精刻本，价较10年前约大10倍，且稀见如凤毛麟角。余“起劲”（湖州土语）购求古书，在民国10年左右。当流通处极盛之时，余年岁尚轻，资格尚浅，不敢“抛头露面”，只一躲躲避避之“起码”顾客而已。但亦有所得，如缪荃孙之手稿《云自在堪随笔》是也。今已失之矣，甚为可惜。民10

以后，余所得古书，不专在本埠，外埠如杭州、苏州、北平之书铺，亦与余常通消息，常作交易，兹先言第一次购《金瓶梅》之受欺。

余开始购书，与他人完全相同，即常常站立于铺面之前，向架上呆看是也。此之谓“淘”书。“淘”者，搜取也，如淘铜器铁器，淘自来水龙头。余当时所急欲淘得者，《金瓶梅》也，而终不发见。一日，某铺之柜员，面团团而有微微之笑容，全无逐客之怒气，余亦因醉而勇，放胆问曰：“你们有《金瓶梅》么？”彼曰：“有，有，好的有。”余曰：“请你给我一看好么？”彼曰：“哪里话！这种可在大庭广众中拿出来么？倘然你先生真的要买，不怕价贵，你给我地址，我明天送到。先生，你贵姓？”余曰：“我姓周，住在闸北……。我写给你罢。”

次日一早，果然送到白纸印者全部，索价 160 元。余心喜之至，立付现款购之。不知此实最劣之湖南木活字本（版心题“第一奇书”，每半叶 11 行，每行 20 字，无图），当时市价至多不过 60 元。

两个月后，此人又送来清初张竹坡评本（版心亦题“第一奇书”，每半叶 10 行，每行 22 字，有图），并云：“先生，你从前购的，纸张虽好，讹字很多，不及这一部好。你看这个图（指含春意者言），好不好？这部是最古的，恐怕是孤本呀！买书要买这种有骨子的。最好的没有了。”余问曰：“什么价钱？”彼曰：“不还价，600 元。缺一个铜板不卖，卖了是你的孙子。”余曰：“300 元我要买的。”彼曰：“先生是忠厚人，又很爽快，450 元罢。”

其实，民十左右“第一奇书”之初印本附精图者，市价至多 250 十元。余后来购得明刊大型本，版心题“金瓶梅”者（每半叶 10 行，每行 22 字，有眉批旁评，字旁加圈点，图 100 叶），亦止 300 元。民二十四五年间，沪上有人翻印《金瓶梅词语》，每部售价 12 元，木刻《金瓶梅》或《第一奇书》遂大大跌价。明刊本及清初原刻初印本虽不易得，但同光间覆刻本之无图者或附劣之图者，只值 16 元或 20 元。袖珍本（11 行，25 字）有以 8 元出售者，可谓廉矣。近来此书